

01

头还是一阵阵地涨痛。莉洋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像散架了一样，每个细胞都在哀鸣。等想起了昨天的经历，她几乎不敢睁开眼睛。她知道自己躺在房间里，她害怕一睁开双眼，就看见火冒三丈的俊熙怒视着她的那副可怕的样子。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道难关啊，莉洋认命地决定睁开双眼接受残酷的事实。也许一开始就被他狂骂一顿反而是件好事。

她睁开了眼睛，准备迎接那个她所属于的空间，她的牢笼。然而……呃？奇怪。怎么也看不到俊熙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也看不到她所熟悉的漂亮的桌椅。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在做梦？

莉洋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比她原来的床更为华丽的大床上。而四周的家具也比她原来房间里的家具更为奢华和气派。她站了起来，从宽敞的阳台望出去，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

莉洋瞪大了眼睛，分不清眼前这一切究竟是真是梦。就在这时，传来了轻微的开门声。她立即一骨碌钻进被窝，闭上眼睛装睡。

“起来吧。你的演技也太差了，别装了。”

但是莉洋仍旧一动不动。事实上刚才那人说的不是韩语，而是英语。她不是不懂英语，但不知怎的她就是不敢，因为她怕醒来后，又不得被送回到那个有俊熙的地方。

伪装总会被揭开的，可现在睁开眼睛就意味着要回到那个牢笼里。

莉洋心里暗自盘算着，继续装出一副睡死了的样子。但她逼真的演技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刚才那个声音开始用她最害怕的事来恐吓她。

“再这么装下去，就把你扔回昨天那条路边去！”

话音刚落，莉洋整个人就跳了起来。

“别把我送回去！我已经起来了……千万别把我送回去。”

“这次反应很快嘛！”

他在嘲笑她！莉洋才懒得理他，但仍想抬头看看这声音的主人是谁。

噢——天哪！昨天看见的天使原来不是梦啊！

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望着面前的天使，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是欧洲人。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为耀眼的金发，在他那白得连血管都看得见的透明的太阳穴边上偷偷地凌乱着。如雕塑般端正的五官上有着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里面映着莉洋刚才看见的天空，这一切都使她呆住了。

这简直就是古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古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罗狄蒂所恋的美少年）的完美再现嘛！就算是向来不相信古希腊神话的莉洋，也无法对他视而不见。但这样耀眼的阿多尼斯似乎也有缺点啊，莉洋很快就发现了它。他那鲜红的嘴唇，像是对什么都非常不满似的紧紧抿着，莉洋断定这是他自尊心极强甚至固执的表现。

“ 别再看了。 ”

就在莉洋仍努力地和他的嘴唇猜测他的性格时，他用极度不满的眼神看着她，并冷冷地开了口。

“ 你家住哪里？ ”

不料他不经意的问话，却引来莉洋暴风骤雨般的回应。

“ 绝对不可以！千万别送我回那里，拜托！ ”

“ 你这个小丫头有没有仔细听我说话？ ”

“ 这……我不能告诉您。 ”

莉洋对“小丫头”这个词非常生气。谁都不可以说她是小丫头的，甚至连俊熙也从来不敢。但眼前这个傲慢的家伙竟然这样称呼她！

“ 还有，别叫我小丫头！我都十九岁了，算是大姑娘了，这么叫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

莉洋才出完气，“阿多尼斯”就扑哧一声笑了，迷人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

“ 这不关我的事。但如果你不说清楚原因，我就送你回去。 ”

“ 不可以！您……您……把我送回去的话……送回去的话…… ”

莉洋急得一下子想不出合适的话来。而“阿多尼斯”则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等着她说下去。

该怎么说才能让“阿多尼斯”回心转意呢？

“把我送回去的话……自杀……对！我就自杀！死后我就变成鬼，一辈子跟着您！”

虽然是未经考虑就说出来的话，但似乎他还是被吓住了。蓝宝石般的眼睛变得深沉了，但却未透露出他内心的变化。

“你这么不愿意回去？”

“真的求求您了。就把我留在这里吧。”

她边说边从床上跳到地上。

“您看！我有肌肉，力气大得很哦！我还会做饭，打扫房间，洗衣服也没问题啦！”

莉洋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让纤细的臂膀上能现出点肌肉来，可这纯粹是徒劳。做饭？洗衣服？打扫？这些从来都和她不是一国的！而“阿多尼斯”看着她的举动，开始仔细地打量眼前的这个女孩。她那似乎十二年没晒过太阳般的雪白透明皮肤，精致细腻的瓜子脸蛋和俏皮地向上卷起的浓密的睫毛……一一映入他的眼帘。

“这屋子里已经有十个佣人了，不需要你。”

莉洋望着他那毫不为之所动的冷酷表情，一股绝望感蹿上心头。她那双渐渐湿润的大眼睛焦急地望着眼前英俊如白马王子的他。她还能说些什么？除了用最可怜的表情看着他之外，她什么也做不了。

终于白马王子张开了他那生来就为迷惑人的嘴唇。

“我们这里的确不需要佣人。但如果做我的玩偶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莉洋的眼睛顿时瞪得像铜铃一样，他在说什么呀？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望着面前这个外国男子那深不见底的蓝色幽潭般的双目，想要找到“玩偶”这个词究竟作何解释。

“你想用眼神与我对抗？”

莉洋立即被他居高临下的语气激怒了，但很快，她又恢复了理智。

“不，没有！”

“你哭了。”

哼！不需要你的假惺惺！

她感到很惭愧，但一定要坚强地挺过去啊！所以，莉洋猛地抹去泪水，力图掩饰自己哭过的事实。

“您说的玩偶是指……”

从女孩略带些装傻嫌疑的模样里，他看到了更多的惊慌失措。

“你是白痴吗？还是在装纯洁？”

“当然不是。”

“就是设法使我开心的玩物。”

“我该怎么做呢？”

不知道是不是乐于见到他现在这副略有迟疑的表情，莉洋更想知道答案了。她以一副不知道答案就誓不罢休的样子直视着他的眼睛。

“嗯……只要完全听我的话就行了。”

“举个例子可以吗？”

“例子？啊……那么就给你举个例子。看来你还真不是普通的笨。”

因为他的这句话，原本才有了那么一点点成就感的莉洋嘴角边的微笑突然又收住了。他那副轻视她的样子实在是令她太恼火了。

“简单来说就是……要你做我的情人。”

虽然这已经是他搜肠刮肚想出来的最好的回答，莉洋那瞪大的眼睛仍明显地道出了她的不满。

情人？多么熟悉的词啊。莉洋早就背着哥哥偷看过“未满十八岁不得观看”的《罗曼史》。她对里面的内容至今仍记忆犹新，其中就有这个词。并且她十分肯定这个词是非常不好的贬义词！莉洋抬起眼，试图与那双幽蓝的眼睛对抗。也许她做梦都不会想到，眼前的“阿多尼斯”只是为了看看她那生气时的眼神而故意逗她。

她捂住自己发烫的双颊，结结巴巴地说。

“您……您疯了吗？我还只是个十九岁的少女！您怎么可以对未成年人说这样的话……”

“你不是说自己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吗？”

老天哪！这个“阿多尼斯”好残忍啊！

“那……那是那时候，现在是现在。”

她的声音明显地底气不足了。因为她知道，自己之前说过的话，简直就都是胡扯……

“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也不想强求你什么。但是……给你十分钟考虑，不同意的话就马上离开这里。”

他嘴角隐隐约约的微笑不知何时又已收起，换上了先前

那副冷酷无情的表情。莉洋焦急地望着他，而他那深邃的蓝眼睛里连一丝怜悯都没有。

怎么办？如果回去的话，就再也不可能逃出了。

莉洋的脑海中浮现出哥哥痛不欲生的表情。现在那里一定已经一团糟了吧。看护她的保安们也将因失职而丢掉饭碗，一向处事冷静的哥哥则会像地狱魔王一样大发雷霆。想到这里，她不禁叹了口气，陷入了深深的苦闷。

“一分钟了。

连一个慈悲细胞都找不到的冷血动物！莉洋嘟起嘴巴，斜着眼恼怒地看着他，同时焦急着该如何抉择。然而，就在看到“阿多尼斯”嘴角优美的弧线的一刹那，她果断地作出了决定。比起盛怒的哥哥，这个狂妄自大但却英俊得要命的人似乎要好得多了。

“好吧，我留下。”

望着她那壮士一去不复返似的悲壮眼神，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早就该说同意了。知道你有多幸运吗，小丫头！”

咦？这又是什么意思？这个人不只是狂妄自大了，简直就是白马王子症！

他实在是太可恶了。但是比让她回去承受哥哥的愤怒要好得多了。就算必须忍受这男人的狂妄，但至少他长得这么帅，很养眼呢，不是吗？而哥哥生气的时候，她根本不敢抬起头看他一眼。所以每次哥哥生气，她惟有低着头装聋作哑才能劫后余生。

“我叫尤安·尤安·安德烈。”

一直被她视为从古希腊神话中走出来的“阿多尼斯”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莉洋很惊讶为什么他不叫“阿多尼斯”，可却长得这么漂亮。当然，尤安·安德烈这个名字并不难听，相反，这是个非常优雅的贵族的名字……

“请问您几岁了？”

为了减少之前关于她年龄问题的尴尬，她试探性地问了他的年龄。也许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仁慈之心。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关怀一下女生呢？

“你猜呢？”

自大狂！本来她问的问题，结果却变成由她来回答了！但是现在就她已经寄人篱下的状况，她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二十二岁？二十一岁？”

他显然比哥哥年轻些，所以莉洋皱着秀眉考虑了一会儿，又纠正了一下。

“错。我十九岁。”

他比她想像中的年轻好多。和莉洋一样大，可却显得这么体面和尊贵！

“比我想像的年轻呢！那么我可以不用敬语，像朋友那样和您交谈吗？”

“不可以。”

看似随口说的提议，其实却是她心底渴求的奢望，不料被尤安一口否决了。霎时间莉洋难过得快要哭出来。虽然摆脱了哥哥得到了自由，但又将被这个男人牵着鼻子过日子，这叫她的心怎么才能平静下来！看着莉洋难过得快哭出来的表情，尤安的肩膀却剧烈地颤抖起来，终于忍不住爆发出爽

朗的笑声。

“什……什么事这么好笑？”

莉洋被他恶劣的行径气得连说话都结巴了！而他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淡淡地开了口。

“我高兴。我想笑就笑了，怎么，不满意？”

“不，不是……只是您如果说出来的话，可以大家一起笑……而已……”

他的语气更加恶劣了。真是个小气鬼！但是她只能听从这个小气鬼的话。

“只是想您如果说出来的话，可以大家一起笑……而已……”

莉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了。无能为力啊，她寄居在他的篱下。

“呵呵，这么想知道我为什么笑吗？”他问。

他到底在做什么？一会儿爱理不理的，一会儿又愿意告诉她了。心里满是愤恨的莉洋只好附和着点点头。接着，只见他笑得更夸张了，还用手指指着她。

“你啊！就是在笑你。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面部表情变化无常。而且你脑袋里在想什么，只要看你这张脸就全知道了！”

“啊？您在说些什么呀？”

“呵呵！看吧！真好笑！哈哈哈哈哈！”

听着他那刺耳的笑声，她不禁想要一脚踹断他的小腿，但最后幸好及时控制住了准备踢出去的右脚。然而，被人捉弄的感觉实在是很糟糕，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他突然停住了笑声，正色问道。莉洋那充溢着不满的眼神此刻才与他的目光交错。他蓝眼睛里的困惑正越放越大，像白色的雪花般愈积愈多。

“哼！现在想知道我名字了？顺便再提醒您一次，我不是小丫头！”

“好吧。叫什么名字？”

这回他没再叫她小丫头，而是干脆把称呼给省略了。莉洋把这一切都忍在了她广阔的心胸里，她才不是尤安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不和他一般见识。

“夏莉洋。”

“夏莉洋……没想到名字倒是很好听嘛。”

他强调了“没想到”这几个字眼，令莉洋刚刚有所回升的心情突然间又落到了谷底。怎么可以这样刺激她呢？这世界上什么不正常的人都有，但她究竟是倒了什么霉，竟然遇上了他？她实在搞不懂他的逻辑思维。她一定要带着最高傲和极富挑战性的眼神，不满地看着他，决不能输给他。

不幸的是，这一切只能停留在她天真的想法里。连看尤安的工夫都还没有，他冰凉、柔软的双唇已经覆上了她的唇。她所有的思考在一瞬间都罢工了。此时，天地之间她能看见的只有尤安那长长的睫毛。她禁不住全身颤抖了起来，接着无意识地闭上了眼睛。莉洋终于屈服了。

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芳甜充溢于她的心中。这个浪漫的长吻已经完全让她失了魂，使她无法从强烈的冲击中缓过神来，好久睁不开双眼。

“睁开眼睛吧，已经结束了。”

听了他的言语，她才慢慢地睁开了那双全然陶醉的眼睛。她甚至想就这样瘫倒在床底下去，而她那绯红的双颊早已泄露了这个秘密。

“这是你的初吻？”他问。

莉洋只得害羞地点了点头，他一点也没说错！见她承认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但更有一份欣喜，蔓延到嘴边，勾勒出一条完美的弧线。莉洋也跟着对他笑了笑，笑得那么魅惑，使得他移不开视线……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和一串速度极快且非常纯正的英语。尤安慢慢向门走去。

空有白马王子的外貌，内心却是个恶毒的色鬼、花花公子！莉洋心里暗道。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尤安傲慢地站在莉洋的面前，俯视着她。

“我要出去了。对了，很喜欢我刚才的吻吧？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好戏，你慢慢期待吧。我会派一个人过来看护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情妇。”

白马王子说完，就转身消失在门口，莉洋扔过去的靠垫只能无奈地打在他关上的门上。

什么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都是骗人的！尤安·安德烈！根本就是个大恶魔！

02

沙发里的身影稍稍蠕动了一下。俊熙已经蜷缩在那里三十多分钟了。他伸出右手来按摩一阵阵涨痛的太阳穴。莉洋不见了。想着再也见不到她清纯的笑容，他的胸口就一阵阵的刺痛。

十二年前，当文静仙牵着瘦弱的莉洋出现在他面前时，她还只有七岁。作为在韩国国内数一数二的大财团——韩进集团董事长的独子，当年也只有十三岁的俊熙对眼前这个皮肤雪白，荡漾着清纯笑容的小女孩竟不可救药地一见钟情了。文静仙与俊熙的父亲结婚了。但是这段婚姻却连一年都未能维持，夫妇俩不幸遭遇了车祸，双双撒手人寰。

刚进中学的俊熙出人意料地凭着自己过人的才智和判断能力，以及超越年龄的冷静带领庞大的集团渡过了难关。他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和奋斗坚守着父亲留下的基业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莉洋。

但是俊熙直到自己读完了高中也不愿意把莉洋送去学校

读书，而是让她一直在自己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成长。俊熙为她请来了各类家庭教师，帮她完成所有的学业。诸位著名教授的教育以及莉洋自身的良好条件，使得她很快便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莉洋是只属于他俊熙一个人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莉洋也快乐地成长着。但是今年已经十九岁的她一直都在这座华丽、优雅的牢笼里生活着，从未与外界有过任何单独接触。已经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的俊熙，每次看到出落得愈来愈标致的莉洋，都难以抑制自己高涨的欲望。结果，前些天喝醉的俊熙紧紧地抱住了正等他回来的莉洋，并极力要吻她。莉洋被他的举止吓呆了，甩开了发疯似的他后抽泣着跑回自己的房间。这件事一定留给了莉洋无可形容的恐惧和厌恶感吧。他永远无法忘记莉洋原本清澈、单纯的眼神充满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样子。第二天，莉洋便消失了。

“叫金秘书进来。”

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下去后，俊熙按响了对讲机。话音刚落便响起了敲门声，一名眼神锐利的中年男子恭敬地走了进来。

“您找我，社长？”

“莉洋失踪了。但我敢肯定她仍在汉城。我要你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她。”

“我明白了，社长。”

中年男子躬着身，安静地退出房间，却无法带走俊熙心里深深的忧愁。

“夏莉洋，你究竟为……为什么要离开我？我无比珍惜

地爱护着你，更甚过我自己的生命，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但是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摆脱我！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找回来。你一定会再回到我身边的。你永远都是我的！”

他下定了决心的脑海中再度浮现出莉洋美丽的容颜。一定要找到她，哪怕不择手段……

宽敞的水绿色客厅里，安放着一张极为华丽的红色皮沙发。墙上挂着的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与四周意大利奢华风格的高级家具极为相称，共同营造出客厅奢华高雅的氛围，也显示出主人不凡的品位。但这可并不只是一间简单的客厅。仅桌上的那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烟灰缸就是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了！更何况这整间客厅呢！莉洋因惊讶而张大的嘴怎么也合不上。她正环顾的根本不是一栋房屋，而是一座宫殿！简直像是置身于英国白金汉宫！莉洋不禁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擦身而过的人们都有条不紊地为自己的职责而奔忙着。在房屋里四处参观的莉洋突然觉得好闷热，低头一看，才发现从家里跑出来时裹着的里三层外三层都还没脱呢！于是她赶紧转身回到自己曾睡觉的房间，把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

“Good！没想到还真有几分姿色。”

这声音……难道是……是……

莉洋带着狐疑，慢慢转过头去，果然对上了正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的尤安的视线。

“哈哈哈哈哈！”

莉洋在自己都还没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把一只靠垫扔向这

笑声的主人。但尤安竟然毫不费力地一手接住了靠垫，并报以一个十分迷人的微笑。这个魅力十足的微笑果然如愿地让莉洋的心又漏跳了一拍。

“变态！神经病！花痴！色狼！”

她一口气把她所知道的最难听的词都骂了出来。但是尤安仍端坐在那里，带着那令她挫败的笑容，只是稍稍耸耸肩。

“哇！骂得这么狠？”

“活该！偷看女孩子换衣服是一个绅士会做出来的事吗？笃笃笃！敲门，您不会吗？”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需要你的批准。难道你忘记了？你是我的玩偶，如果你再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我们的契约就终止……”

尤安的话没有一点商榷的余地。莉洋输了。她怎么斗得过眼前这不可一世的白马王子？虽然气愤，但她也只能退让了。

“我明白了。”

“我听不见……”

“我说我明白了！”

莉洋带着满心的抗拒，提高了嗓音。而这终于换来了尤安满意的微笑。

“准备一下，要出门了。”

“啊？”

“你准备一辈子穿这身衣服？首先该给你买些必需品，我还得送你去学校上学不是吗？我可不是你想像的那种卑鄙

小人。”

“学校？可我从没去过学校啊。”

听了这话，尤安一头雾水。这小妮子是不是在耍他？他不禁皱起了原本舒展着的漂亮的金色眉毛，再度开口。

“别开玩笑。你今年十九岁了，怎么可能还没上过学……”

“我真的……从来没上过学。”

哥哥说不去学校也可以的。不对，他说的是我不可以去学校。至于理由，她就知道了。只要是哥哥说的话，她就相信。尤安望着莉洋清澈的大眼睛，看了一会儿，他说：

“难怪这么单纯无知。”

“我才不无知呢！虽然没上学，但学校的课程，甚至钢琴、长笛、小提琴、芭蕾、跆拳道、剑术等等我都学过的！要再报给您听听我还学过些什么吗？”

“净学了些没用的东西！一看就知道从来没学过社交常识！判断现实状况的能力一点都没有，根本就还是个孩子！”

又遭受了一次打击。这次莉洋又输给了他。这个浑蛋！色狼！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决定送你去学校，就去我的学校。”

“不可以！我的名字，绝对不能去学校。夏莉洋这个名字，绝对不能去学校的！”

如果就以她的名字去学校上课，十有八九会被俊熙找到的。所以绝对不可以用她的名字去学校。这可是她费尽千辛万苦才换来的自由，所以她不能允许有这样的失误。

“如果我追问你为什么，你一定不愿意告诉我。我会照我们的契约，不再问你。但是你记住，你要去的学校可不是随便能去的。专心读书，在学校里千万要装做不认识我，知道吗？五分钟后我在外面等你。”

不等莉洋回答，尤安已经走出了房间。她长长地叹了口气，现在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莉洋已经半句废话都不敢说地跟在尤安的身后。

“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您会来韩国呢？韩语也说得这么好。”

莉洋满心好奇地抬头望着尤安，等待着他的回答。结果他却根本无动于衷。撬不开他的嘴，莉洋非常不爽，但也只好摇摇晃晃地跟在他身后。

“告诉我嘛，好吗？说句话嘛！”

“烦死了。”

“可人家真的很好奇啊！说说看嘛，好不好？”

尤安的蓝眸瞥向刨根问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莉洋，而莉洋却突然因他的眼神而感到一阵不安。

“如果你吻我一下，我就告诉你。”

“哼！大色狼。行了，我现在对什么都不好奇了！”

“是吗？那最好了。”

莉洋假装坦然地望向车窗外，可满怀好奇的心里却更加焦急了。看着身边这个坐立不安的小妮子，尤安克制不住浅笑出声，闭起了漂亮的双眼。莉洋小心翼翼地看着正闭目养神的尤安。

太好奇了，她实在忍不住了！